

在“认字”的基础上，识得子弹库帛书的内容，能够帮助当代人对先秦时期的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。

在李零看来，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很多方面，并不局限于儒家典籍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古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古书划分为：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兵书、术数、方技。

其中，很大宗的一类，就是术数方技类古书。

广义上看，子弹库帛书属于术数类古书，但又有所不同。四时令它分为三个部分，其中有八行，谈到了中国文化的创世思想，可以被视为中国古代文献最完整的创世思想的体现。

李零接受《新民周刊》时采访表示：“过去的传统史书，以历史大事、王侯将相的活动为中心。但是一直以来，所有人都离不开对世界、对日常生活的理解。从子弹库帛书的内容可以知道，战国时期已经有阴阳五行学说。当战国、秦汉时期这些时令书、日书出现时，我们感觉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知识。其实这种知识和传统一直存在，只不过我们丢掉了那些



上图：《四时令》抄写在一片47×38.7厘米的丝绸上。图片提供/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

文本，而不是传统。”

夏德安告诉记者，子弹库帛书有助于人们以更多元的视角去看待历史。“过去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思想，通常是政治学视角。子弹库帛书的存在，提醒人们能够以社会学视角去研究这些内容。”

### 属于全世界的子弹库帛书

子弹库帛书不仅对中国重要，对于美国乃至西方世界，同样价值非凡。

在采访中，谈到子弹库帛书的学术价值，李零表示这也是他“做梦”的一部分。他笑着分享了一段往事。

“当年在美国，我给柯

强（John Hadley Cox）写信，希望能去访问他。他知道以后，马上就发脾气，认为李零大概是中国政府派来‘侦查’他。说实话，那时我真的跟我们的政府文物部门、国家文物局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完全不知道，我也没有能想过，子弹库帛书有一天是不是能够回来。”在他看来，楚帛书属于

全世界学术界，应当超越了所有权，可以开放给学者进行研究，“我当时的梦只是这样”。

夏德安说，以前有一位中国学者告诉他，出土文献跟传世文献应该是一样的，但是对他来说，“很显然，它们绝对不一样。因为出土的文献就是它最初写下的模样，而传世文献可能经历了书写时代、版刻时代，再到现代印刷技术时代的完整过程，这怎么能说是一样的呢”。

因此，在夏德安和罗泰看来，尽管研究中国古代术数类文献，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仍是小众，但是他们希望通过子弹库帛书回归中国、《子弹库帛书》英文版出版等事件，让更多西方学者和民众产生对中国古书以及传统文化的兴趣。民